

古文字資料所見漢語語音史上的一次大規模塞化運動

葉玉英

廈門大學中文系

蒲立本 (E.G. Pulleyblank 1962, 潘悟雲、徐文堪譯 1999:69-72) 最早指出流音 *l- 在中古變成 d- 和 j- 兩類。包擬古 (Bodman Nicholas 1980, 潘悟雲、馮蒸譯 1995:267-274) 指出 *k-l->中古 t-, *kh-l->*hl->中古 th-, *g-l->*l->中古 d-, *p-l->t-, *ph-l->th-, *b-l->d- 等幾種音變類型, 認為 *p-l->t-、*b-l->d-、*l->d- 的發生的時間是漢代末年。這就是鄭張尚芳 (Zhengzhang Shangfang 1987:78) 提出的“塞化”。

鄭張尚芳 (Zhengzhang Shangfang 1987:78) 將塞化流音擬作 *l' 和 *r'^①。鄭張尚芳 (Zhengzhang Shangfang 2003:134-140) 則改為 l' 和 *r', 並特別申明, 上古音系音位上, 流音仍只有清濁 l、r 兩套, 帶塞化標志的流音 l' 和 *r' 只是為了說明演變導向的方便而加標記, 並非列為另一類獨立的流音音位。他認為流音塞化在端組的分布, 以 l' 為例, 理論上可有:

端 t < *k'l'、*q'l'/ʔl'、*pl

透 th < *kh'l'、*qhl'/hl'、*phl'、*ŋhl'、*mhl'

定 d < gl'、cl'/ɦl'、bl'、l'

泥 n < ɲl'、ml'

白一平 (William H. Baxter 1992:197-199、232-234) 採納了蒲立本的構擬 *l->d- 和包擬古的 *k-l->t-、*kh-l->th-、*g-l->d-、*p-l->t-、*ph-l->th-、*b-l->d-, 並增加 *l-r->dr- 來解釋中古澄母的來源。白一平、沙加爾 (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2014:27-28、109-111、180、190-191、48) 改為 *l^s->d-、*l^r->dr-、C.l^s->d-、*Cə.l^s->d-、*mə-l^s->th-、C.r^s->dr-、*N-r>d-、*m-r^s>d-。

潘悟雲 (Pan Wuyun 2002:320-343) 認為長元音音節中 *l->d- (一四等定母), *rl->ɟ (二等澄母)、*l->th- (一四等透母)、*rl->[h- (二等澄母)。當 *C·l- 出現在長元音前的時候, 不僅流音前的次要音節失落, 後面的 *l- 發生塞化, 而且次要音節的性質會影響到流音的塞化性質, 即當次要音節是不送氣清音 *p、*k, 會使後接的流音變緊。在音色上松的閃音 r 像 d-, 緊的 r 則像 t-。在長元音前,

*k·l-> *k·l->*k·r->*k·t->M. t- *p·l->*p·l->*p·r->*p·t->M. t-

*kh·l-> kh·l->*kh·r->*kh·t->M. th-

*ph·l->*ph·l->*ph·r->*ph·t->M. th-

*g·l->*g·l->*g·r->*g·t->M. d-

*b·l->*b·r->*b·t->M. d-

與舌根音諧聲的知組則為：

*krl->*rl->*r->t

*khrl->*rl->*r->[h-

*grl->*rl->*r->t

以上諸家的研究表明，漢語語音史上的確存在流音塞化的現象。不過從蒲立本、鄭張尚芳、白一平、沙加爾、潘悟雲諸位先生的論述來看，他們都認為中古才發生塞化。包擬古（Bodman Nicholas 1980，潘悟雲、馮蒸譯 1995:267-274）認為他*p-l->t、*b-l->d、*l->d發生的時間是漢代末年，*k-l->t，*kh-l->*hl->th-，*g-l->*l->d塞化的時間則是中古。從古文字資料來看，戰國中晚期的楚方言里就有一次大規模的塞化運動。以下我們將詳論之。

一．古文字資料中關於流音塞化的證據

1. 戴、戠、之、止、置、臺、志、寺、苙

在古文字資料中，“戴”有从“戠”聲和“之”聲兩種異體，“置”“市”“臺”“寺”“志”皆从“之”聲，“識”也有从“之”聲的異體，“苙”在古字作“苙”，“試”可假借為“識”，“周”與“戠”構成異文，而“周”與“州”“舟”“壽”諸字都有直接的聯系。它們的語音變化也是聯動的。

古文字資料表明，“戠”“止”“之”“周”“州”“戴”的上古聲母最初為*k-l-。在戰國至漢初的雅言裏，它們的聲母還是*k-l-，所以楚簡“𡗗”*k-l-可用作“識”*qhl-，“𡗗”*l^h-可假借為“陟”*k-l-，“寺”*sɣl-可通“夷”*l-，“時”*gl-可讀作“司”*sl-。馬王堆帛書“白苙*k-l-”即“白苙*k-l-”，睡虎地秦簡《日書》“市”*gl-可假借為“食”*l-。然而，在戰國楚方言裏，“戠”和“之”已變成端母字，“熾”變成透母，故清華簡《繫年》“戴公”之“戴”既可假借作“熾”，又作“警”。清華簡三《芮良夫毖》“熾”假借“簋”為之。郭店楚簡《老子》甲、上博五《鬼神之明》上博六《申公臣靈王》“喜”皆假借為“得”。郭店楚簡《尊德義》“楷”用作“置”。

2. 周、州、舟、壽

古文字資料表明，“周”“州”“舟”的上古聲母最初為*k-l-。在戰國至漢初的雅言裏，它們的聲母還是*k-l-。楚簡“祝”可讀為“篤”，再據《說文》“𡗗，讀若祝”，可推知“𡗗”“州”在戰國楚方言中讀*t-，而“州”與“舟”、“舟”與“周”、“周”與“壽”又是聯系在一起的，故可知“舟”“周”在戰國楚方言裏也是*t-。“周”“戠”的聲母在漢代中后期的雅言中可能已經變成端母字，故北大漢簡《倉頡篇》“戠”作“周”。

3. “蜀、濁、屬”與“主、斗、朱、豆、樹、豎、、束、東、重、童”

“主”“重”“童”“束”“束”“速”“朱”“竈”“誅”“豆”

“樹”“鬪”諸字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們在商代到聲母當為*t-系。在商代的語音里，“蜀”“濁”“屬”的聲母當為*gl-和*kl-。到了戰國時代，由於“蜀”“濁”“屬”的聲母塞化為*d-和*t-，所以在戰國文字資料裏，這兩組字常常發生交替。

4. 眾、冬、終、蟲、眈

“眾”“冬”“終”“眈”最初的聲母當為*kl-，“蟲”為*l-。鄭張尚芳（Zhengzhang Shangfang 2003:567）、白-沙（Baxter and Sagart 2014:376-377）分別將“中”的上古聲母擬為*t-和*tr-。如此看來，“冬”“終”在春秋戰國的楚方言裏已經塞化為*t-，“眾”在戰國晚期至漢初的楚方言裏也已塞化為端母，故帛書《老子》“眾”可假借為“終”。不過在戰國至漢初的雅言裏，“冬”“終”“眈”的聲母則尚未塞化，仍為*kl-。“蟲”仍為*l-。故從“冬”聲的“夔”可假借為“融”，“融”可通“眈”，“繼”可讀為“隆”，“蟲”可假借為“庸”。

5. 丁、正、成、城、定、顛、眞、參、珍、天

《釋名·釋天》：“天，豫司兗冀以舌腹言之。天，顯也，在上高顯也；青徐以舌頭言之。天，垣也。”鄭張尚芳（Zhengzhang Shangfang 2013:9）指出：“從《山海經·海內經》以‘天毒’、《後漢書》《續後漢書》的西域傳以‘天竺’‘身毒’翻譯伊朗語的 hinduka，《藝文類聚》引《白虎通》‘天者，身也’來看，當時的‘天’字以中州（豫司兗冀）為正讀的擦音聲母 h 為正讀的。”他擬“天”的上古音聲母為*hl'-，並指出沿海的青徐方言變得比中州快，所以*hl'-變 th 比較早。白一平、沙加爾（William H. Baxter and Laurent Sagart 2014 113-114）擬“天”的上古音聲母為不送氣清流音*ɬ，並指出*ɬ-在沿海地區中古變成 th-，而內陸地區變成 x-。我們認為“天”最初的上古聲母當為*hl-，後來分化出不送氣清流音*ɬ-和送氣清流音*ɬ^h-兩個讀音。

“天”“成”“正”“定”皆從“丁”聲，“眞”和“顛隕”之“顛(蹟)”既從“參”聲，亦可從“丁”聲（“𠄎”（眞）“𠄎”（顛）），可見“丁”“正”“眞”“參”的上古聲母當為*kl-，“成”“定”則為*l-。《說文》：“輶，車輶也。從車、眞聲。讀若《論語》‘鏗尔，舍瑟而作。’讀若擊”

楚簡“丁”“定”與“貞”、“貞”與“眞”常常通假，楚器壽春鼎“眞”假借為“鼎”，這表明在戰國楚方言裏“丁”“眞”已經塞化為端母，“定”塞化為定母。

《說文》：“諛，恚也。從言、眞聲。賈侍中說：‘諛笑。’一曰：‘讀若振’”“𠄎，雨聲。從雨、眞聲。讀若資”“趁，也。從走、參聲。讀若塵”“衫，玄服。從衣、參聲。𠄎，衫或從辰。”這表明至遲在許慎時代的雅言裏“眞”“諛”

“趁”“袵”等皆已塞化。

6. 是、氏、氐、示、旨



“氏”聲系的“疢”“恹”“祇”“蚺”“芪”等中古都是群母字，因此“氏”的上古聲母最初當為*gl-；“示”聲系的“禘”中古有群母和章母兩讀，故“示”的上古聲母最初亦為*gl-；燕系金文欒氏壺“眎”假借為“寘”，“寘”在漢代以前的雅言里的聲母是*kl-，可知“眎（視）”在當時的雅言裏的聲母為*gl-；“是”聲系的“翬”在中古有見母和書母兩讀。《說文》：“鳥之彊羽猛者。从羽、是聲。”徐玄注音“俱豉切”。從“堤”在張家山漢簡和銀雀山漢簡的異文來看，漢初的雅言裏“堤”的聲母還是*kl-。《說文》：“睨，迎視也。从目、是聲。讀若珥瑱之瑱”“啻，語時不啻也。从口、帝聲。一曰：‘啻，謔也。’讀若鞮。”

可知至遲在許慎時代的雅言裏“是”已經塞化。

“蹢躅”之“蹢”在上博《周易》中作“是”，阜陽漢簡《詩經》“是”假借為“敵”，上博四《曹沫之陳》“視”假借為“寘”。凡此皆可證“是”“視”在戰國至漢初的楚方言裏已經塞化。





7. 者、度、石、多

我們認為“者”的上古聲母一直到漢初的雅言裏還是*kl-，故楚簡“暑”可从“𠂔”聲，“者”可假借為“舍”，睡虎地秦簡“楮”讀為“佇”張家山漢簡“紆”作“縵”。不過在戰國楚方言裡“者”已經塞化，變成端母，故楚簡“圖”从“者”聲，“紆”“𦉳”皆假借為“著”。

“石”的上古聲母最初當為*gl-，西周金文“段”字作“”（禹鼎），从“𠂔”、从“石”，“石”亦“聲”，可證。楚簡“𠂔”常常假借為“度”，“𠂔”字作“”，表明“石”“度”在戰國楚方言裏已經塞化為定母。“𠂔”最初的上古聲母當為*ɲr-，在戰國楚方言裏也已經塞化。

“多”的上古聲母最初當為*kl-，楚文字“奢”字从“多”聲，表明在戰國楚方言裏也可能已經塞化為端母。

8. 折、制

甲骨文“折”字作“”（合集 7923），在卜辭中或用作折斷義，或用作地名。“制”字最早見於春秋時期的楚系金文王子午鼎，作“”。戰國文字作“”（子禾子釜）“”（龍崗秦簡 8），从“未”、从“刀”。裘錫圭（Qiu Xigui

2012 Vol.3:414-415) 認為“制”更早的字形應該是“𠄎”（元年詔版）“𠄎”（大駮權）“𠄎”（兩詔橢量）這類字形，象以刀截割木材。“制”“折”所代表的詞很可能有親屬關係。香港中文大學藏戰國楚簡《周易》有字作“𠄎”（簡2），在簡文中用作“掣”。這表明在戰國時代的雅言裏，“制”的聲母是*k-。

上博一《孔子詩論》：“吾以《折（杙）杜》得爵（20）”“《折（杙）杜》則情喜其至也（18）。”上博五《三德》：“居毋慙（泰），作毋康（11）”。楚簡多用“折”表示製作、制度之{制}（周波 Zhou Bo 2012:84）。楚簡“制”字作“𠄎”，如上博《性情論》：“當事因方而𠄎（制）之（11）”。《說文》“𠄎”字或體作“𠄎”，从“示”“折”聲。可見“折”“制”在戰國楚方言中已經塞化，變成*t-，甚至在許慎時代還是端組字，後來受韻母*-et 的影響發生顎化，變成章母字。

9. 惕

“惕”見於楚文字和三晉文字，作“𠄎”（上博二·從政甲18）“𠄎”（趙孟賁壺）“𠄎”（侯馬盟書·宗盟類16:3）“𠄎”（蔡侯紳盤），从“心”“易”聲。上博三《周易》“室惕”之“惕”作“𠄎”（簡4），从“音”聲。“惕”在秦文字中作“𠄎”（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37）。《說文》收“惕”為正體，“𠄎”為或體。這表明“惕”在戰國時期的雅言中是不送氣清流音*t̪-，但在秦、楚方言中則已經塞化為透母字。

10. “畜”

“畜”，甲骨文作“𠄎”（合集29415）“𠄎”（合集29416）“𠄎”（小屯南地甲骨3121），字在卜辭中皆讀為“蓄養”之“蓄”。“畜”“蓄”既是同源詞，也是同源字。商代時聲母當為*hl-。《廣韻·宥韻》“畜”有“丑救切”“許宥”“許六”“丑六”四讀，《屋韻》“蓄”有“許竹切”“丑六切”“許救切”三讀（陳彭年，可見“畜”“蓄”的聲母後來分化出不送氣清流音*t̪-和送氣清流音*t̪ʰ-兩個讀音。今本《周易·別卦》“大畜”之“畜”，上博三《周易》則作“筮”（侯乃峰 Hou Naifeng 2012:183）。“筮”字从“土”“竺”聲，即“管”字；江陵王家台15號秦墓中的秦簡《歸藏》，“小畜”的“畜”作“督”。由此看來，“畜”在戰國雅言中已經塞化，變成透母字。馬王堆帛書《周易》“少菝”即“小畜”（84上，裘錫圭 Qiu Xigui 2014（叁）：36）。“菝”从“孰”

声。《说文》：“予，步止也。从反彳。读若畜。”凡此皆可证“畜”的声母自战国晚期以来的雅言里都不是清鼻流音了。至迟在汉初“畜”已经分化出晓母和透母两种读音。

战国中期（大约公元前4世纪）楚器栾书缶铭文：“余畜（孝）孙书也择其吉金”（集成10008.2A/B），“畜”当读为“孝”；马王堆帛书《老子》甲本《道经》：“案有畜（孝）慈（126）”裘锡圭 Qiu Xigui 2014（肆）：41），“孝”为晓母字。

11. “通”、“痛”

“甬”“用”乃一字分化，故古文字里“甬”声系的字往往从“用”声，如“通”西周金文作“𠄎”（九年卫鼎），从“甬”声，而甲骨文作“𠄎”（合集20516），从“用”声；“勇”字西周金文作“𠄎”（伯勇父匜），亦从“用”声。战国文字作“甬”（睡虎地秦简·为吏之道34壹）“𠄎”（郭店楚简·语丛四24），从“甬”声；秦简“桶”假借“甬”或“用”为之，如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工律》：“县及工室听官为正衡石累、斗用（桶）、升，毋过岁壹（100）”“有实官县料者，各有衡石累、斗甬（桶）（194）。”（方勇 Fangyong 2010:447、451）因此“甬”声系和“用”声系的构拟可以一并考虑。

“甬”声系字里，中古音“甬”“勇”“俑”“蛹”“捅”是以母字，“通”“痛”“捅”是透母字，“诵”是邪母字，“筩”有定母和以母两读，“桶”有定母和透母两读，“俑”有以母和透母两读；“用”声系中，中古音“用”“庸”是以母字，“佣”有彻母和以母两读。要解释这些谐声关系，只有将读为透彻母的“通”“痛”“捅”“桶”“俑”“佣”等字的上古音声母拟为不送气清流音*ɿ-，读为定母的“筩”“桶”拟为*ɿ'-，读为邪母的“诵”拟为*ɿj-，才能和读为以母的“用”“甬”“勇”等字相谐。从古文字资料来看，“通”“痛”“桶”的声母从商周到战国晚期雅言都是不送气清流音*ɿ-。

楚简“通”字作“𠄎”（清华简二·系年108），“痛”字“𠄎”（清华简五·命训4），皆从“同”声。可见在战国楚方言里“通”“痛”已经塞化为透母字了。

二. 結論

潘悟雲先生在二十三年前就利用传世典籍和民族语言资料指出中古章、昌、禪古讀*klj-，它們與端（知）的上古形式相比只是多了中綴-j-。章組的發展過程是*klj->tj->tɕ-。中古章母字並不是一步就變成章母，而是先變成端母，再由端母顎化為章母。可謂卓識！

古文字資料也表明“戠、止、之、周、州、舟、蜀、濁、屬、眾、冬、終、

蟲、眈、丁、正、成、城、定、顛、眞、參、珍、天、是、氏、示、旨、者、石、度、多、通、痛、惕、畜”等端章組字都與流音塞化有關。流音塞化包括* l -, * kl -, * l -, * l^h -的塞化。

我們還有兩點不同意見：第一，我們認為塞化發生在上古階段，且在戰國楚方言中先發生，大約在西漢中期以後雅言才塞化；第二，既然中古章組是從經由端組變來的，那麼就沒必要構擬中綴-j-。

戰國時期是漢語方言的形成期。從那時起，方言與雅言一直是漢民族語言中並行不悖的兩條線，它們互相影響，發展至今。雖然目前還很難為楚簡用字劃清雅言與方言的界限，但是當楚簡中的諧聲字和通假資料表現出迥異的語音現象，難以用一條線來解釋時，就要考慮方言層次。